

红 婴 象 丛 书

让我糊涂一回

陈祖芬

河北教育出版社

93686

I267
258

随笔，是人生碎片。好
比拍照，录下的总是瞬间。外
边的世界和内心的世界，之涵
涌之悠远之变幻之绚烂，终是
文字难以承担的。

让我糊涂一回

陈祖芬



200404259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红罍粟丛书
让我糊涂一回
陈祖芬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22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12.80 元

ISBN 7 -5434 -2348 -0/I • 195

“红高粱丛书”序

王 蒙

女性似乎与文学有天生的缘分。老一代的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以及张爱玲等不说，就是在教条主义比较厉害，搞文艺比较困难的那些年，女作家如菡子、刘真、茹志鹃等的作品还是比同时的男作家的作品可读性强一些。她们的感情、触角还是要细一些也敏锐一些。她们的人情味相对来说要浓一些。她们的作品的个人性、个人特点相对来说要突出一些。她们的假、大、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调子低一些。还有那个年代的动不动致文学与作家于死地的姚文元式的棍子，以及在文坛上钻营投机蝇营狗苟的混混，其中女性可以说是比例小得多。

D1169/12

女人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与男性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与政治化，所有这些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缺点”的东西，也许对于搞文学是优点，至少有成为优点的可能。

于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张洁、谌容、叶文玲、陈祖芬、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残雪、方方、池莉、赵玫、黄蓓佳、范小青、陈染、毕淑敏、陆星儿、王小鹰、王晓玉、胡辛、边玲玲、迟子建、徐坤、徐小斌、蒋子丹、张欣、林白，包括昙花一现的徐乃建、刘树华等；一大批不同年龄与风格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兴趣与海内外学人的注目。我曾经半玩笑地建议另外成立一个女作家协会，免得与吾辈须眉们搀和在一起，吾辈又写不过她们，给人以文学圈子与体育战线一样，都是“阴盛阳衰”的印象。

有一些女作家善于写社会性的题材，善于客观观察与描写、叙述、解剖，在她们作品中深藏着创作主体，也许你乍一看看不出她们的作品的性别特点。这也是本事。对于她们来说女作家也是作家，就是作家，用不着特别强调那个“女”字。当然，从她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到她们选材相对的比较单纯，她们抒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心理

比较细腻。

有一些女作家虽然也是在解剖分析，但是她们更喜欢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女性的眼光与心得，津津乐道地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娓娓谈心，絮叨而又亲切自然，天真而又独具慧眼，自说自叹自笑自足。她们愈来愈老练地扮演着一个天选的聪明但是不失温雅善意的女性叙述者的角色。

更多的女作家在选材上艺术处理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女性的优势与特色。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的问题与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著的女性爱怨情仇。她们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大胆地袒露胸臆，揭露伪善，表达苦闷，呼唤知音；她们也以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尖锐泼辣的调子抨击男权中心的文化与秩序的对于妇女的极端不公正。读她们的作品你会感到她们有时坦率得近乎愚傻，热烈得近乎爆炸，忧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试陈法陋习。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以一种神经质的乃至歇斯底里的感受与路径来宣泄她们的忿懑与痛苦。她们在艺术上相对更加重视感觉直觉，不拘一格。她们可能缺少思辩的爱好却更

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她们的表现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她们会受到各色的误解乃至新一代的“四铭先生”、“高老夫子”们的污辱诽谤。然而，她们对于新时期的文学空间的开拓的贡献是无法比拟的。现在毕竟不是阮玲玉被“舆论”逼死的时代了。她们还是非常幸福的。读者应该感谢她们，作为同行，我也深深地感谢着她们。

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一女作家作品系列，侧重于年轻与新秀女作家，这个点子很好。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并被拉去忝列什么主编，其实没有做什么工作。由于时间仓促，谁入选了谁没有入选，既有偶然因素也有技术原因。它只是全国数百家出版社中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匆匆编成的丛书，只是一家之编，与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差不多，未必有足够的代表性，更谈不上二十四K的权威性。作品可以百花齐放，选本至少也可以十花齐放。“红罂粟”聊备一格，但愿抛砖引玉，引出编选得更好的白牡丹、金菊花、松、竹、梅系列来。幸勿求全责备，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幸甚。

一九九五年一月

目 录

第一集 当一回主持人

- | | |
|----|---------|
| 3 | 当一回主持人 |
| 6 | 深圳不相信牢骚 |
| 10 | 小杜鹃 |
| 13 | 没钱的单身汉 |
| 17 | 幸福的热汗水 |
| 19 | 这里没有为什么 |
| 21 | 帮帮忙 |
| 25 | 吃荔枝 |
| 27 | 一路奔跑 |
| 32 | 小梅沙的记忆 |
| 41 | 回家了 |

2 让我糊涂一回

- 44 一天的食谱
- 47 我的桌面
- 49 打扮整齐
- 52 吃面
- 54 女人不能生病
- 57 我的两个“电话娃娃”
- 60 我家的移民
- 65 潇洒傻一回
- 68 爸爸
- 77 家
- 86 回上海
- 91 因为还小

第二集 一个葱绿的文化醉人

- 97 一个葱绿的文化醉人
- 103 王蒙：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角色
无间了
- 108 春天的印象
- 111 刘恒：愣不穿西装行不行
- 115 贾平凹说莫办法
- 121 “戏妖”魏明伦

127	弄异化了
131	明星篇
143	寻找生命密码
150	既然选择了医生
156	女孩，推倒积木重来
162	阿华
165	一条小毛巾
168	愿人人挺起胸膛
175	人际星光
185	从昨天走到今天
194	石家族
199	婴儿
210	佛光

第三集 我这次是出国吗

225	我这次是出国吗
227	看着舒特拉
229	最做不来的事
233	爱笑的港人
235	不潇洒
238	差点白活

4 让我糊涂一回

- 241 传闻
- 243 港人的消化功能
- 245 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
- 248 各有所爱
- 250 不好意思
- 252 出事
- 255 依旧依旧唐人街
- 259 曼彻斯特奇遇
- 263 阵亡将士纪念日
- 267 隆起的肌肉
- 269 等待柯赛特
- 272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 277 荷兰律、大睡莲和高个子
- 282 被当成杰克逊之后

第四集 绝活绝唱

- 289 绝活绝唱
- 293 艺术的尊严和人民的苦难
- 297 鸟笼中的人
- 301 中魔的浮士德和发疯的林兆华
- 308 两台晚会

312	三张头等舱机票
316	美丽的劫持
320	干净的眼睛
324	不知道长大了会怎样
326	让我糊涂一回
328	一个人有一个主题
330	从香港到北京有几条路
332	胡同和弄堂
334	高八度
336	金融那敏感的神经
339	不参加追悼会
343	过家家?
349	那没有一丝声响的征服
353	像爸爸的孩子和像妈妈的孩子
358	读者是怎样变小的
360	搭积木
362	跋

第一集

当一回主持人

当一回主持人

明天是七日。七日上午第一场会议要我和 T 君主持。

这是一个关于台湾诗坛伧伧罗门和蓉子的国际研讨会。我在参加会议前没有读过他们的诗。我在参加会议后便把罗门、蓉子的多种诗集珍放在床头了。

我一直特怯场特怕出头露面特拿不出去。一想到明天要我当主持人，便有一种绝望感。唯一的办法是推给 T 君说话，我只坐她身旁喝矿泉水。

现在我和 T 君面对面站着。

我说我从来不讲话的。T 君说她所有的场合都不讲话。当然，此时我们的对话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不具准确性，不能用于公证。看来我是碰到对手了，好吧，一平。

我说我从来不爱开文学会，这次是破例来的。T 君说她从来不开会。二平。

我说我没有读过人家的作品。T 君说她今天才到会。三平。

或许还是太多的女性惯于把场面腾给男性，我们真好

4 让我糊涂一回

像只要不当主持人，让干什么都行。

T 君强攻一球：你要推我主持，我明天只好装病。

我怕 T 君是做得出来的。我做不出来。为了罗门、蓉子，为了这个会议辛辛苦苦的操办人，也为了各种游戏规则或是仁义道德。好吧，T 君四比三险胜。我只有豁出去了。

人有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倒也平静下来。我想起女英雄就义前平静地梳梳头。

七日早晨醒来，想到上午第一场会议有三位演讲人，要我一一介绍。可我对那几位异国他乡的诗人教授一无所知。天！

我，我今天不去吃早餐。这里的早餐没什么吃头。昨晚吃得太饱。友人送我一串香蕉还没动过，吃两只就行了。简直一下子可以说出一百条不吃早餐吃不下早餐的理由。好像，还有第一百零一条：是不是和一会儿的主持有什么关系？

离开会还有一小时，得找些事做使自己无暇顾及一小时后必定要降落到头上的苦难。

我洗衣服。把洗脸巾也两面抹上肥皂搓洗。

终于以必死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无畏走向会议室。临时打听谁谁是那三位演讲人，再一一请他们写几句简介给我。然后，该上主席台了，还是断头台？

坐在主席台的正中间，也不知该干什么。过了会儿，有一个声音轻声提示我：该宣布开会了。我逐一介绍第一场会的三位演讲人。第一位台湾诗人丁先生，是华盛顿大学

博士，与罗门同是海南文昌县人。第二位演讲人也是华盛顿大学博士，与丁先生是同学。第三位演讲人黄先生，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我虽与他坐在主席台上才认识，不过半个月后我要访新，正是新加坡作协邀请的。我们几个一溜坐在主席台上，还都有点沾亲带故似的。更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新加坡国际作家周的第一次演讲活动，正巧又是我与黄先生、丁先生一溜坐在主席台上，好像是一种轮回，华人世界又大又小。相遇相识就是缘。

第二位演讲人快讲完时，有人递我一条，让我念香港一位教授的贺电，提醒我这第一场会后要休息十分钟。我照本念完贺电，又照本宣布休息十分钟。但台下无人走动一无动静。唯一动的是眼睛，眼睛都瞪大了。哦，我糊涂了，第三位演讲人还没讲呢。

台下大笑。我慢半拍地也大笑。这一笑好像把一辈子的紧张都释放了出来。

会后T君作殷勤状，说要为我开矿泉水瓶盖。我笑：光这不行，要给我精神赔偿费。

后来与丁先生黄先生在新加坡“轮回”时，我们已成最佳拍档，演讲兼调侃，轻松又愉快。事先我没有准备，抑或是觉得并不紧张毋需准备？于是想起为我开矿泉水的T君，或许应该是我付她一笔强制培训费？